

飙车案:替身门关了又开“诚信门”

□本报观察员 赵勇

7月31日,胡斌入狱的第一天,他在媒体面前第一次流下了忏悔的眼泪。一句“这辈子我都会觉得愧疚的”道出了他在事发后的真实心态。此时再争论法庭上的胡斌是否是替身已经失去意义,但在关闭“替身门”的同时,似乎人们又打开了另一扇门。在这起有点无厘头的争议中,杭州公检法对此事的轻视和不屑,以及人们对“替身说”的深信不疑所显示出来的对权力的不信任,使得“诚信门”悄然打开。

让人不安的联想

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想象力已经不再丰富,那么,你只需要问自己一个小问题:你相不相信杭州飙车案中受审的胡斌是替身?老实说,在看到胡斌在案发现场和庭审时两张截然不同的照片时,我仍然努力地说服自己:相信法院所说的“胡斌在看押期间养胖了,也变温顺了”。但网友们的言之凿凿和精准的细节比较,又让我开始动摇起来。

另外一个让人不安的联想是:杭州飙车案既然能搞出“欺实马”,再弄出个替身秀,又有多难呢?一张明摆着造假的华南虎照,硬是折腾了全国人民一年多才凄凄惨惨罢演。杭州飙车案“替身门”,并非没有这样的潜质。

我也真的很想看到,杭州当地公检法能够与孜孜不倦

的网友展开一场级别相当的对抗,遗憾的是,从西湖区法院的“这些猜测纯属无稽之谈”到警方的“你去问法院”,再到检察院的“受审者为胡斌”,都没能令人感到足够的诚意。相反,网友对照片的仔细比较和事无巨细的人肉搜索,倒是显得专业了许多。

近乎于无厘头的“替身门”

“替身门”最早出现于杭州飙车案一审的第二天,也即7月21日。当天各大媒体报道了胡斌受审的照片,网友发现胡斌受审的照片很蹊跷。很快,在“天涯”和“百度贴吧”等论坛上,出现了网友分析这张照片的帖子。网友们普遍的质疑是:这张照片上的胡斌跟案发当时照片上的胡斌很不一样——案发时胡斌比较瘦,脸型较长,看起来桀骜不驯;而庭审现场照片中的胡斌,看起来脸圆圆的,也温顺了许多。

两张照片被摆在了一起,开始在各大论坛疯传,“庭审中的胡斌很可能是替身”这一看似异想天开的说法也被提了出来。随后,开始有网友对这两张照片作出了详细的细节分析,脸型、手、耳朵、眼睛……反正能看到的都一一对比。大部分网友得出的结论是:差别很明显,这个胡斌就是替身。这个结论的心理定势是:既然胡斌在被羁押期间还可以更新博客,既然杭州警方迫不及待地搞出一个“欺实马”,让别人代替胡斌受审甚至服刑,也并非

天方夜谭。

网友们的质疑很快见诸平面媒体,7月22日的《华商报》和《东方早报》等媒体就以“杭州飙车案受审者为替身?”为题报道了这一新闻。在传统媒体介入的同时,网友们还在继续发力,过了几天,居然有网友搜索得知,这个被疑为胡斌替身的人名叫“张礼磬”,是一名的哥,还有照片为证。

想要“被相信”的轻飘释疑

虽然“替身门”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但杭州市公检法等并未把此事当回事。针对“替身”一说,杭州西湖区法院工作人员只是简单地说了句“这些猜测纯属无稽之谈”。

但“欲求真相”的网友们并不买账简单甚至有些粗暴的“被相信”,让他们很是不爽。于是,肉搜社的人民群众再接再厉,把“替身张礼磬”照片各部位分析图也同时奉上。

但网友们等来的,却不是郑重的释疑,反而是法院意图冷却舆论的沉默。当地警方倒是吭声了,但他们的话让人更崩溃。7月28日的人民网报道说,杭州警方在接受人民网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你去问法院”。对这样简单粗暴的释疑,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提出批评。7月30日的《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警方拒绝回应将加剧“替身”悬疑。作者提到,从责任归属来说,当地警方是完全有义务对“替身门”作出释疑的,因为警方也负责

对胡斌的监控。一句“你去问法院”不仅不能自证清白,反而会令“替身门”的真相越来越扑朔迷离,更会让舆论觉得警方是在隐瞒些什么东西。而在7月27日晚,杭州西湖区法院的第二次澄清也没有拿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或许是接受了警方和法院“轻言”的教训,杭州检方7月29日的释疑显得多了一些诚意和专业指数。新华网7月29日的报道中提到,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在释疑中说,出庭受审的胡斌就是飙车案肇事者胡斌。检方还提供了一些证据,诸如胡斌在校期间踢足球右手臂骨折,留有很长的伤疤;杭州并没有名叫“张礼磬”的哥等等。但即便这次已经比较有力的释疑,在网上仍然引来一片“我绝不相信”的声音,网友们认为:伤疤可以伪造,“张礼磬”也完全有可能是外地的哥。

政府的信用成本要算笔细账

政府的运营成本是分两方面的,一是维持各种机构运转的人力物力,二是政府在治理社会时的信用成本。在“看不见”的成本即政府信用方面,很多政府部门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替身门”无法取信于民,说明政府信用成本已经被严重透支。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每一次信任危机的处理,其实就是消费政府信用的过程,处理得好,收入就能超过消费,

政府信用整体上会有所增加;处理得不好,消费掉的政府信用就会成为难以弥补的过错。在“替身门”事件中,当地各部门危机公关不力,不断提高政府取信于民的成本,不断消耗着政府最宝贵的信用,但却对这一切毫无意识,实在是很有危险的倾向。

7月28日《西安晚报》的评论文章标题是“胡斌替身说为何愈演愈烈”,作者指出:替身说在胡斌案上出现或有其偶然性,但是在信任危机的大环境下,这种以不信任为基调的凝聚民意焦虑的事件出现又有必然性。

7月30日的《成都商报》则发表文章指出:胡斌替身狂想曲背后正是权力的傲慢。作者认为:权力机关在民众知情权面前总是显得漫不经心,或只言片语,或轻描淡写,或沉默是金……从量变到质变,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如多米诺骨牌瞬间坍塌。

“替身门”也许并不需要一份厚达几十页的报告,它需要的也许仅仅是一次简单的DNA鉴定,但与法航空难报告一样,蕴含对舆论的尊重和耐心,却是必不可少的。要求杭州官方对“替身门”有一个技术含量高、态度诚恳的释疑,还原真相只是一方面的诉求,人们更在意的,恐怕还是官方对舆论的态度。权力傲慢之下,真相也许都将无法取信于民,“我绝不相信”如果成了民众面对权力的普遍心理,那将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的收入被增长

夏余才
http://xiayucan.blog.sohu.com

掰着指头算来算去,上半年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如何也达不到8856元。屁股后面,倒是欠了不少的债。可是国家统计局既然能将数字精确到如此程度,可见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况且,其背后还有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作证,所得数据岂能有假?

只能说如我这般城镇居民入不了国家统计局的“法眼”,也不在国家统计局所做调查的6.5万户城镇居民之列。这6.5万户城镇居民,绝非一般的城镇居民。否则,哪会给国家统计局带来如此令人“欣悦”的数字?诸如我这般家庭,不但带不来这般的快速增长数据,还会给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城镇居民“丢脸”。在这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证实”下,我们都被国家统计局所给出的数字“幸福”笼罩着,而我们的实际收入,却也在国家统计局那里“被增长”了!

尊重贾君鹏的无聊权

曾颖
zengying.blog.tianya.cn

网上最新的神人神事,莫过于一条“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空帖被热炒。此帖发出的当天,点击率高达700万,并有数十万跟帖,前后冒“贾君鹏”女友父母同学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几十代之内直系旁系亲属名义跟帖的达4000人之多。

各色人等开始揣测这平地风暴的动机和因由。社会学家从中看出了集体无意识;文化学者从中探究网络产生的反智从众的亚文化;教育学家从中看出了培养青少年人生目标的重要性;伦理学家从中看出了这句话背后暗含的亲情缺失;而网络从业人员和深度报道记者从家中却看出了“魔兽世界”玩家们群起无厘头地盖一座万层空楼,以这种无稽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无聊以及背后的力量。

房价高全怪购房者?

陈联科
http://blog.sina.com.cn/clk518

房价远远高出居民购买力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在这样的高房价背景下讨论“原罪”时,得出的结论却是供应方(作为土地供应方的政府和房屋供应方的开发商)都很委屈、都很无辜。如果我们相信这些,那么结论就只能是需求方太“烧包”了:有钱的“烧包”想多买房,没钱的“烧包”累死也要按揭一套,刚刚变得有钱的又“烧包”想要改善居住条件。这些“烧包”的需求就是大家日常谈到的城市化背景下的刚性需求。

怎么办?无非有钱的尽管“烧包”去买,钱不够多的,或者按揭或者不买,就是别买,都是自己没钱闹的,干吗怨别人。这大概也是国土局和开发商辩论所希望达到的最和谐结果。



狱中贪官拜的什么佛?

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6年间涉嫌狂敛钱财约3200万元,他推崇“办事送钱,送钱办事”的潜规则,甚至发展到“谁送了钱我记不住,谁没送钱我能记住”的地步。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接受调查期间都不收敛,反而迎来受贿敛财的“高峰”。检方指控,徐国元明知自己罪不能赦,还幻想求佛保佑,进了监狱还手捧佛经。

李媛 绘



(7.27-8.02) 黄集伟专栏

你现在是尘肺三期……你高兴吗?

【就地死亡法】

本周,央视新闻主播李瑞英接受记者采访,透露《新闻联播》栏目处罚细则,以“口误”为例,错误分A、B、C、D四档,最严重的A类错误被喻为“就地死亡法”,即错误无法挽回,主持人当天口误,次日下岗。

【贾府上的焦大肯定是林黛玉的男朋友】

语出作家小宝书评。在这篇名为《《小团圆》余话》的文字中,小宝直言对《小团圆》的失望,更对促成该书出版的代理宋以朗先生之谬托知己表示质疑:“宋以朗假如是张爱玲的布洛德,那么贾府上的焦大肯定是林黛玉的男朋友……愚蠢不是问题,如今还

以文字名世的都不是聪明人。不能容忍的是自觉的愚蠢,妄言欺世,唐突先贤。别人在奸尸,小文人在边上高声叫好,用愚蠢的逻辑证明那是灵肉合一的高潮。这才是文人真正让人瞧不起的地方。”

【向火车光屁股】

本周,有国内媒体报道美国洛杉矶南部橘子郡的一项传统游戏——今年是该项游戏开展三十周年纪念。游戏内容如题。自一九七九年至今,每年七月第二个礼拜六,凡敢于向火车裸露自己臀部者即可获得免费饮料。国内媒体在报道如此花边新闻时,多选用“向火车展示裸露臀部”之类文绉绉书面语,而《南都周刊》在报道此事时选用的是“跟火车

耍流氓”这样的夸张修辞。

“向火车光屁股”是我自拟。我想这样既可避免文绉绉书面语的“正式”,亦可以避免“耍流氓”之类的刺激。在当下80后掌握时尚专政,90后把持流行走向语境里,“耍流氓”还有人懂吗?

【你现在是尘肺三期……你高兴吗?】

语出作家宋石男本周博文,上为标题。央视采访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记者问:“有了这样一个证明书,证明你现在是尘肺三期,也是特事特办的方式,拿到了这个你非常想要的证明,你现在心里高兴吗?”什么是特事特办?姗姗来迟甚至至今没有到来的公平,原来是政府特事特办的送温暖?高兴吗?你得了尘肺

三期,你高兴吗?

这个记者的问话,其实动机很明确,无非希望得到“感谢政府感谢党”的回答。但是,很好,张海超没有这么说。这位表达流畅、思维清晰,为了个人权利而不惜冒生命危险汉子,心中雪亮。

【搭讪学】

语出本周无聊新闻。媒体称,近日在北京某商业区,一种名为“搭讪培训班”的活动深受诸多高学历宅男欢迎。他们在老师带领下实地演练,认真研修与女孩相处经验,以期找到自己满意对象。据称,“搭讪学”学员年龄在二十五至二十九岁之间,宅男或在职或在校,多为研究生以上学历,也包括若干中科院博士。